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九至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胡宗高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九

宋杜大珪編

高衛玉瓊決策定難顯忠基慶之碑

王珪

惟高氏始得姓於齊太公之後歷秦漢以來世固多徙而北者王之先薊門人方五代擾攘李景盜據江南數通使契丹王之皇祖密國公者與其子適將虜命至而李景陰欲搆患中原潛使人害密國公聲言為汴人所

殺遷其子濠梁積厚報隆乃有茲冀國冀國公知人事之變舉其族內屬占數于亳之蒙城王即冀國之中子也諱瓊字賢臣少起田里沈勇有大略太宗尹京邑聞其材武召置帳下太宗嘗燕罷禁中太祖命同升輦至講武殿出苑東門太祖親扶上馬時王與戴興王超李賦桑贊等五人皆從太宗醉不能穿馬鐙王左手控轡右手代鐙既出太祖顧謂王繼恩曰此數人者皆將帥之器也特以控鶴官帶及束帛賜之太宗即位補御馬

直指揮使遷御龍弓箭直都虞候太平興國四年從征
太原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太原平太宗引兵自幽州
還聞敵兵盛至留王夜作引龍直樂於御營遲明王度
車駕已遠乃謂衆曰今敵在肘腋若力拒之尚可馳潰
圍中不爾則不得脫於是衆從王轉戰至行在而六班
率不至及見王數加勞存之太宗欲誅六班王曰陛下
晨夕兼行令不蚤下主將之罪也今衛士皆以材勇選
從下太原有功未賞盡誅之可乎帝怒遂釋擢天武軍

都指揮使西州刺史又為神衛左廂都指揮使西州團練使再幸大名為京新城內巡檢會盧多遜遣吏私通秦王邸坐失徼循降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適有亡命卒聚盜於界中伺知州臧丙出將劫庫兵以為亂王微得之即白丙選從卒數十人襲賊至榆林里賊窮保民舍王挺身登牆賊首號青脚狼者將注矢射王王引弓一發應弦而踣盡擒其餘黨丙上其事稍遷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薊州刺史會將北伐以為樓船戰棹都

指揮使部船千艘趨雄州城易州歷天武左右廂都指揮使薊富二州團練使端拱元年與范廷召王超孔守正同時落權王出單州防禦使徙貝州兵馬總管不數月廷召等復進補軍職王頗忽忽內思所不及駙馬都尉王承衍鎮貝州公主間入見上頗知顧王厚承衍屢慰勉之明年遂制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歸義軍節度使廷召等皆列其下王自單州不一年蒙擢至此而數為殿前都指揮使戴興所告太宗謂興曰朕自幽

州還便欲除瓊此命蓋已遲十年矣及為并代馬步軍都總管時潘美亦為節度使同在太原舊制領軍職者班其上王以美數戰有功乃自陳願班其次而許之以保大軍節度使為鎮州行營都總管又以彰信軍節度使為太宗山陵都總管復之并代咸平中契丹內寇闕氏車帳至狼山大夏口王方遣偏將王萬海等七人擇兵異道與虜确而自據要設伏以邀擊之俄楊允恭持詔至趣王出土門與石保吉傅潛合軍鎮定以拒敵會

潛擁重兵畏不出戰既得罪乃以王代潛屯冀州敵尋解去明年召還授殿前都指揮使上鞭箭陣圖真宗賜對便殿時言者以高陽之戰范廷召等所領兵頗聞有不用命者今釋不誅後何以責死力真宗以問王對曰前日聖恩已釋之今其衆分隸諸將一日聞召而欲誅之方疆場多虞倘衆懼而變生臣竊為國家憂真宗遽曰微卿幾至誤事王因言殿前諸班捧日天武諸軍皆拱衛之兵其數日益耗真宗曰三司以邊儲不足未暇

增補也王曰臣興國雍熙中為軍廂主方是時諸指揮皆滿五百人以上若積計所闕軍食固當有餘三司曷為不足雖以其言為然而未能遽行未幾後殿選補諸軍班王請於所絀中更選人以益之或曰上意所不欲王固欲之且典握禁兵不懼疑至則身辱乎王曰我以死許國安復以疑自顧也會馬軍都指揮使權步軍司葛霸在告管軍獨有四廂指揮使劉謙一人王既兼領二司乃言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朝自

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
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
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於是施用其言景德元年
契丹直抵澶州真宗北幸駐蹕於韋城大臣有勸上南
巡者乃問王行幄王惕然曰且敵之大入去國遠鬪勢
不可以持久况羽檄召天下兵行且至進則可以決有
功今止軍不發衆情大惑誰為陛下建此者真宗曰將
更議於大臣王曰天子親御六軍蒙犯霜露國之安危

事在轉漏尚何議也遂發韋城次澶州將抵浮橋左右猶躊躇未進王下馬自扶輦擁衆渡河既而請帝御北城觀兵漢軍望黃蓋皆仰呼萬歲而敵人亦大呼聲聞數十里其種酋皆駭視失色有頃勁弩伏發射契丹貴將覽死遂奉書請盟師還賜燕於行宮而李繼隆石保吉魏咸信酒酣爭功王曰天子神武一舉而折敵公等何功之與也繼隆等愧甚已而賜黃金三百兩他日衛士有白廩粟陳腐者王曰邊防戰守之兵暴露寒苦而

所食之粟與鼓同色若等日既食太官月所給又先進
樣於上前豈特諸軍比也有一言以動吾軍者斬於是
衆莫敢有言其后王被疾久不出輒有遺陳粒於殿下
者中貴人得以聞人賜精米一斛王嘆曰安有是邪遂
以疾辭典軍章數上拜忠武軍節度使王素為宰相寇
準所知方澶州之行勸上南巡者王欽若也準嘗叱欽
若退而心甚恨三年準罷相欽若知樞密院王疾甚真
宗趣駕欲臨問欽若乃言天子問疾所以寵勲臣今瓊

無破敵之功不可往帝勉為止其年十二月四日王薨
建寧里第享年七十二贈侍中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終
以王有舊勲特輟二日官給襄事明年正月二十九日
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邑里王儀狀英偉不學古
兵法而臨變中機竒密如神典禁兵之日久顧禪佐不
足與計事特以材自任方其代傅潛提三路之兵以數
十萬出入進止其聽號令若一人敵故憚王終歲不敢
近塞下王善騎射與士卒同飲食賜予輒分其戲下家

亡所餘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
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
諸子毋曲事要勢以蘄進身自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
豈因人力哉又嘗論前後與吾同在宿衛者孰最有聞
諸子以其所聞者對之王曰與蔚昭敏李斌孰愈諸子
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人者言其忠質一
心無銖髮敢欺朝廷衆之所非吾是以取也王少時嘗
醉卧田中父夜往見有神人擲金甲侍王之側父竊竒

而愛之父沒王負父骨十餘年故其後子孫莫不以忠
孝承家嘉祐八年王之曾孫女進冊為皇后以故累贈
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治平四年為皇太后
遂贈至衛王王薨七十一年矣其葬也弗及請謚於有
司熙寧九年天子篤寶慈之養而念王之功乃親考六
家之書以安民有功曰烈折衝禦侮曰武特賜謚曰烈
武又以王墓有窆碑而文未刻乃詔臣珪述王遺休而
刻之既又賜之篆曰決策定難顯忠基慶之碑嗚呼何

其盛與臣珪伏思太宗之發燕南真宗之渡澶北當是之時王智有足過人者一旦濟國家之難以休兵靖民顯名於後世顧所施豈不閎哉與夫自昔將帥搴旗斬馘之事異矣澤流子孫與宋無極殆神理之有相乎曾祖冕贈中書令祖霸贈尚書令密國公父乾贈尚書令冀國公王娶李氏追封魏國夫人繼亦李氏追封楚國夫人子長曰繼勳建雄軍節度使贈康王次曰繼忠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次曰繼和崇儀副使次曰繼倫西

頭供奉官次曰繼密內殿承制閣門祇候次曰繼宣天
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次曰繼隆引進使
陵州團練使次曰繼元東上閣門使嘉州刺史次曰繼
荀右侍禁次曰繼芳供備庫使忠州刺史次曰繼顯左
侍禁次曰繼豐供備庫使昌州刺史次曰繼敏內殿承
制次曰繼昌西頭供奉官皆已卒女十二人孫西京左
藏庫副使遵度等六十三人曾孫左班殿直士先等一
百四十五人四世孫東頭供奉官公庠等七十一人來

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十三人銘曰

紹恢皇圖 於赫神宗 愔我常武 繫王之雄

威威繫王 出入金革 外動四夷 其武孔碩

王從北征 翼帝之輿 六龍安御 天旋日舒

逮事真宗 決策於河 敵駭枝披 奉書請和

王長六師 闕如暴虎 烝徒嘽嘽 疇予敢侮

誰謂人遐 尚有遺烈 至今受祉 亦莫我遐

思齊曾孫 寶有慈極 天子仁孝 化及萬國

上方念王

幽州之功

澶州之畫

其利亡窮

迺誅王行

迺銘王勞

作碑確嵒

在浚之郊

陟彼高岡

望王之塋

千載而下

其凜如生

高康王繼勲克勤敏功鍾慶之碑

王珪

熙寧九年秋七月壬申臣珪奏事殿上皇帝曰朕奉承聖序方以天下致養於皇太后而外家賞賜官爵未嘗輒有所加朕每興言禁中太后數不許嘗考國史實錄

見高氏之世次惟烈武王有子十四人其長康王於太
后為大父歷事三朝出征入衛有夙夜之勞王葬有年
矣而謚未告其第碑未刻其阡朕甚悼之今特賜之謚
曰穆武其為朕作康穆武王之碑庸稱所以推崇太后
祖考之意臣珪謹按王諱繼勲字紹先自冀國公去濠
適亳三世為蒙城人王生亳之谷陽少學兵法好將帥
之節雍熙三年以父任為右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王
儀狀動人太宗召問其家世擢寄班祇候再遷內殿崇

班為西京陝孟懷號路都巡檢使時有羣盜作聚山川
吏久不能捕王使勇士衷甲飾輜重誘之輾轅道中賊
皆就擒由是知名咸平三年王均據益州反以崇儀副
使為益州兵馬都監提舉諸州軍巡檢事招安使雷有
終以卒五百人授王攻東郭二門未下引兵與賊戰彌
牟寨其衆大潰追擊至嘉州界生擒賊百餘人獲偽造
黃繳金塗槍而還有終益以精卒復攻二門下之賊退
保子城王大建麾幟城上諸將知己拔城於是有終進

薄天長門賊更出拒戰時會莫王謂有終曰賊軍鄉罷
急擊之可有功王乃從數騎往馳賊陳身被數創血漬
甲縷馬中矢死復更馬以戰入內都知秦翰以兵來援
賊知不可拒還走入城王開圍縱之均遂夜遁翼日王
率有終撫循城中封府庫勅所部秋毫無所犯均既誅
天子賜書褒諭於是定蜀功進崇儀使方王拔城適
有中使密傳詔曰今賊嬰城自守而久未下外暴官軍
內敝百姓顧其策安決若縱之使跳去彼烏合之衆安

能久伏林莽，虜及均敗。正如聖略所出，居亡何賊黨。楊承海謝才晟復收餘衆，保岩谷中，數招貸之，不出。又以為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王乃募里中惡少年，輒伺知賊動靜。一日徒步領輕兵馳歷阻險徑賊所，匿處賊不謂王之至此也。方解衣自如，莫知計所出。王手格殺數人，餘靡衆盡縛之。蜀為之無盜。王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徙峽路兵馬鈐轄，還朝。陳用兵出入奇正之要，真宗以為能。改洛苑使，并代路鈐轄。景德元年契丹犯河北，分

兵犯河東王至竒嵐軍遇敵五萬衆陳於草城川王與
知軍賈宗登上山裴回望敵軍謂宗曰敵雖衆而鼓譟
不成列將無人也我領騎兵三千雖不足與戰候敵南
去當臨隘出奇以要擊之彼前不得戰退不得還子可
悉衆左右乘之必大亂已而王果得所欲追殺至寒光
嶺斬首及自相騰轡以死者萬餘人焚車帳獲馬牛橐
駝器械蓋數萬計天子復賜書褒諭遷弓箭庫使榮州
刺史是歲朝廷與契丹約和烈武王大有功於澶淵明

年為麟符路鈐轄河外環列亭障而宿兵多轉饟給軍
為虜所鈔王移軍巴特瑪川以斷敵闕而軍食滋不乏
會契丹新遣使朝京師以知瀛州王雖以武功進而天
資達於政事始至州凡所設施嚴而不煩老吏縮手不
敢肆屬歲大飢穀價翔起即召諸里富人謂曰今半境
之人將轉而入之溝壑若等家固多積粟能發而濟振
之若將濟州將之命於是皆爭出粟王亦以其直予之
蒙活者萬餘人明年歲物豐美有甘棠連理者四本郡

人相與詣闕上其圖誦王德政求刻石王奏止之歷內
藏庫使宮苑使奉使契丹其國人見王為人英偉且知
故烈武王之子莫不加憚之至不敢仰視還知定州徙
延州冀州又徙貝州乾興元年復知瀛州徙雄州是歲
契丹坐冬燕京大縱獵涿易之野忽候騎報敵將大入
緣邊皆飭為備王獨示之以無事徐曰敵歲賴漢金繒
當內計利害無敢輕出兵已而果渤海之畔敵者羣剽
兩界中傳言相驚恐王因戒邊吏毋得輒往捕第驅之

令遠去故終王所臨塞下無生事又歷東西上閣門使
昭隴二州團練使遂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
防禦使又知瀛州於是吏民無幼艾皆鼓舞王之旌下
曰不意三見我公之臨也徙渭州在渭三年客有獻計
者曰河南之人思漢久以王之善用兵千載之功可就
也王曰我特守方隅幸而亡犬吠之警乃敢為邊生患
耶輒謝遣之更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拜步軍都指揮
使邕州觀察使入宿衛踰年願復守邊為鎮定路馬步

軍都總管威武軍節度觀察使入天聖十年制授馬軍
副都指揮使保順軍節度使明年移節昭信軍為章獻
明肅太后山陵章懿太后園陵都總管又明年以老上
章乞骸骨不許他日召見便殿給一子扶俾勿拜自陳
少起兵間未嘗以身自愛今年老被病敢苟生以顧祿
乎願陛下哀憐之於是聽罷典軍以建雄軍節度使知
滑州王雖老猶遇事精明方河怒嚙堤王一夕坐隄上
調捷新興築而河怒為止滑人每過其隄而思之王年

七十六是歲景祐三年以七月二十七日薨州之正寢
仁宗恫悼之為輟視朝一日贈太尉馳使護喪西還其
年十月二日葬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邑之原王忠
謹有知略臨機不輕發尤善御軍得士卒死力故以少
擊衆未嘗不有功其治民期盡人情之曲折而略於用
刑今猶愛思之初典禁兵捧制書泣下謂諸子曰爾祖
有大功朝廷典此職幾二十年未始有過失我何功之
有爾曹念所以報國唯有忠孝一節爾家故宗族蕃王

則推心愛睦之其調宦婚喪祭無不及曾祖霸贈尚書
令密國公祖乾贈尚書令冀國公父瓊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衛王烈武其謚也母李氏魏國夫人元配康
氏唐國夫人繼室郭氏陳國夫人王氏周國夫人子男
六人長遵度故西京左藏庫副使次遵範故右侍禁閣
門祇候次遵甫故北作坊副使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
令武功郡王皇太后之父也次遵約故文思副使次遵
憲故供備庫副使次遵揖故左班殿直女三人孫右班

殿直士先等十六人曾孫右侍禁公景等二十四人四世孫右班殿直世祚等六人臣珪既述王碑而工未就乃八月庚戌皇太后勅中使趣其文蚤上且聞天子有詔賜碑名曰克勤敏功鍾慶之碑臣珪曰高氏之興自烈武王有幽澶之功至王西定蜀北戰寒光嶺為國捍患亦未嘗妄殺惟陰施之及人者深故天發有來右我聖后保翼天子以母臨天下則其所以追念王之前勞而褒大之豈與夫兩京外家息澤富貴之儼哉王之

孫維孝維忠蟬聯蔓衍而不可窮今之為世家言者高
氏盛矣銘曰

蒙城之高 世則崛起 銜訓自王 奮豈不偉

媯蜀燹胡 禾黍被野 四方既平 澤及牛馬

豹尾神旗 以長六軍 歷臨八州 有惠在民

豈無虎臣 為國爪牙 嶷嶷維王 能世其家

王發多祥 聿及神保 神罔不懷 使王壽考

誕鍾聖孫 以母天下 思媚周姜 京室以化

后未勝衣 顧王猶在 身履至尊 終念王愛

帝親母家 一門三王 子孫祁祁 申錫無疆

誰言恩腴 莫匪外戚 人孰望王 世載乃績

述宣王碑 天子有命 萬祀猶新 用宏茲慶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

宋杜大珪編

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

李清臣

元祐三年三月贈太傅韓獻肅公之柩至京師厝於潁昌長社縣嘉禾鄉先兆之次六月十九日甲午葬靈井村既事將勒石隧道有詔資政殿學士李清臣其撰次獻肅公絳事而賜額以為忠弼之碑臣觀於書詩昔之賢臣苟有以忠服國事蓋弗恤厥家在商有若伊尹暨

陟在周有若召公奭暨虎後人思念詠歌於報亦罔不
篤惟獻肅公嗣世德有烈在天下或墜厥實昧弗著見
載筆之士是忱有責矧孝子孝孫懷大戚今獻肅公既
中書舍人攷狀其事太常考功御史與在廷之臣謚其
行右僕射純仁以誌銘昭其幽堂是於忠弼大慰顧詔
又以屬陋臣惟獻肅公昔不以不肖視陋臣是敢重受
命推原帝意丕揚公之忠用久於天下公字子華曾祖
諱處均祖諱保樞真定靈壽人考諱億叅知仁宗朝政

事謚忠憲及公與仲季相繼大用繇是三世皆贈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曾祖追封周國公祖陳國考冀國曾祖
妣李氏祖妣郭氏周氏妣蒲氏王氏各封太夫人於夫
之國忠憲公始葬陳公於長社遂築第潁昌以便歲時
奉帚薦豆合其屬以居公又以德義勸教子孫孝友儒
學吏能士大夫皆稱韓氏公少以蔭補太廟齋郎累遷
大理評事試進士唱名第三文章驚動一時以太子中
允通判陳州忠憲公憂除召擢太常丞直集賢院同知

太常禮院言神主在太室而將祀習儀朝廷不敬自是
徙就尚書省遷開封府推官醫家子冷清自謂母娘宮
中生民間欲以惑衆既就獄止羈置蔡州公奏請乃敢
大造譖詐宜棄都市仁宗問所以然公復詳言其狀清
遂伏誅改戶部判官南方饑體量安撫江南所寬減財
力振揀全活十數事創為五則以均衙前役斥陂湖利
奪其錮者予貧民罷信州民運鹽趣發運司以時輸送
宣州守姦賄不法收以付獄州人懽賀使還稱旨擢右

正言時大臣左右朝政務循故事公入對曰陛下宜用
神斷他日納疏言陛下春秋高願早建太子仁宗曰卿
忠論及此然幾事也毋著文墨公懷疏以歸焚於室故
在仁宗英宗朝雖所親亦莫知公嘗論此者入內都知
王守忠判內省事公謂不可假此名罷之道士趙清貺
出入宰相家以賄敗開封府杖之死於道民間謹言為
宰相滅口公請究治宰相與所指者皆謫去未久稍遷
公復固爭奏寢弗下公遂屏處自劾上遣使慰勞起之

轉禮部員外郎罷諫職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兼
禮儀事同修起居注試知制誥押班武繼隆遷官公封
還詞頭陳其罪出繼隆為鄆州鈐轄久之求補外遷吏
部員外郎以職知河陽辭遷官不拜數月召判吏部流
內銓李仲昌塞六塔河不成瀕河諸郡大水出為河北
安撫使時宰相佑仲昌莫敢斥其罪公獨劾奏仲昌首
事敗河費國墊民窟廢南方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為河
北都轉運使親嫌徙知瀛州從官列奏公宜在朝廷留

知諫院自以言數不用不敢汙言職辭改知審官院宣
祖神御温成后園皆寓奉先寺仁宗將幸奉先或謂因
欲臨后園公預以所聞諫旦日飭駕使諭公曰朕欲酌
神御非詣后園也權同知貢舉召拜翰林學士兼羣牧
使仁宗遣使祈嗣茅山公當草祝辭因言祈嗣顧禱祠
何益夫女御閉於深宮者衆宦人養子絕人之世者多
非所以順天地致螽斯之福於上也書奏御仁宗即日
出宮人數百且令裁定宦人養子令歷吏部員外郎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近臣守真定已去從官聯章請貫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援救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官人或納請降度牒紫方袍者公具以聞上亟逐典掌劉氏等公在臺論大臣緣私請薦舉人不稱者罷十數凡朝譙在列無敢有謹譁徙倚不端者張孜母乳悼獻太子孜以襁負從宮中其後壯長寢貴領親軍以掛嫌議出為外官至是復召還公奏彈宰相引嫌人典宿衛及數言時政闕失中書故寢不報章未下公自

陳論塞翫職事不敢復造臺諫官指趣或與公異乃詆
公為擅去官守罷知蔡州數月加翰林侍讀學士知慶
州熟羌密矩族劫獄囚殺追呼吏據堡不用命公發兵
夷密矩族朝廷驚問舉兵狀未報聞賊平壯公策決賜
詔嘉獎自此熟羌不敢輒叛嘉祐八年正月進端明殿
學士知成都府出貸倉穀循瘞醫藥募客死士與貧不
能瘞禁邊州伐木夷界以弭兵爭閉絕蠶崖關使夷人
貿賣來往亡內覘初張尚書詠給券糶鹽米惠貧戶歲

久皆轉入富人公廢舊券別以券予貧民因奏凡三歲視貧富輒改易券故內侍使蜀給酒場吏主貿賣聽使掇取以資費公奏請加禁約英宗使內侍省嚴著令每行必申飭焉遷給事中改尚書禮部侍郎以羣牧使召未至加戶部權知開封府視事未幾權三司使乃奏均兩川職分田差劇易為厚薄罷合同憑由司凡宮費悉關三司中旨橫恩一切固執弗下公即奏小人不足徇即有飛語願覈實英宗曰朕在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

為人情卿所守固善其毋憚讒京師大雨水天子繕治
供帳皆辦真拜使作永厚陵裁浮費甚眾神宗拜公樞
密副使樞密府選用西班升朝官吏挾勢重有低昂人
莫敢以勞者自直公奏置審官西院釐正選用法付之
禁兵歲減汰數或十耗五六而將校營壘猶如故建請
併省以實軍費兼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改叅知政事熙
寧二年九月夏羌大入慶州境圍七寨殺略數千邊將
高敏戰死榆林以公為陝西宣撫使賜空名宣告即軍

中賞功詔許除補所部官自受命至陸辭三日而行賜
金繒及織文袍纜至邊悉分子將吏公初行環慶勞饗
蕃漢士傷痍者賜帛裹瘡治兵廊延使偏將种諤出青
澗城趨銀州界破撫寧開光諸帳屯守婁公欲自高
奴通道河東詔兼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昭文館大學士公遣將出麟府兵徑虜中凡九日會
婁下又破賊馬戶川斬馘數千獲繡旗木符領盧印
公初至邊裂諸路兵置七將間其無備亟出擣之至是

深入破敵者十七戰皆捷招降數萬人居以曠土方築
據奪其要害而慶將失撫御兵有叛亡者時內外多與
公異意爭歸咎宣撫司邊事搖矣公一不辨以身任其
責罷相知鄧州其後既收兵羌人亦卷廬帳驅畜產遁
去客食河外饑死者衆數年終不能復而使大酋數叩
保安軍求通使並塞皆空無敵火上於是知公為有功
明堂禮成進觀文殿學士公乃奏臣嘗私誓年六十歸
奉先臣丘墓今落罪籍乃敢言願如臣所誓章十上神

宗遣使五返敦諭切至除知許州使近田里公乃不敢
辭閱歲加大學士徙知大名府且使過闕入朝諭之曰
西邊之寧卿之力也告辭坐前因奏有司奉行詔令不
稱旨頗為苛急以疲吏民願寬期會簡節目神宗可之
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既在任請置
局中書鈎考財用以制出入之節已而與同列弗合時
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同列佑之欲弗責方創賈人免
行錢孫尚書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罔上故不實上

書人鄭俠絞切下獄而執政馮公京嘗調俠同列欲以黨俠為重坐公辨帝前謂不得直數罷上為逐市易官稍寬二臣者而他相至欲復留故賈人劉佐任市易公固言不可論上前未決公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從此辭上愕曰茲小事何爾耶公奏曰小事弗伸况大事乎上為罷佐遣使持手札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月固稱疾乃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徙知太原府授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以年七十告老不許

復知潁昌府辭以為西太一宮使請納節上諭以使相
領宮使有近比辭不已遂許收建雄軍節度拜金紫光
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為宮使召陪祠南郊還舊節知
河南府夏伊洛大漲漂城中拯護墊溺給其食處以官
舍訛言驚眾者刑黥之募工料材完倉庫營壘直平而
工作利築堤障城東南明年水復至與堤平人賴以免
頌其功刻於石會行保馬法主者促期增數保戶迫蹙
馬價暴貴公為修奏止之如初令裕陵役興公選才者

分責以事凡所應辦皆前期為區處陵成而下不擾今
上登極恩改鎮江軍節度封康國公自神宗更定官制
以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北京留守賜覲見公數陳
避詔勉行倚以鎮撫河北公不得請就道都水使者欲
鑿渠郭南引大河東趨金堤調工費甚急公上言故道
在澶淵而傍府橫引河功必不就徒耗財力駭恐魏人
使流徙非計也三奏遂罷役後復條列故道便利上之
既而公屢請老上遣使勞撫不從公請不已除集禧觀

使又請凡十餘上上知不可奪乃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還京師既而許還潁昌敕有司供具入辭賜對給一子扶掖命宰臣宴餞都亭驛公以久雪上方憂勞辭宴未行感疾太醫診治元祐三年九月三日薨於寢享年七十七兩宮臨奠數厚賜天子成服苑中輟視朝兩日公自少氣節巖然聞其言見其貌皆知其必位將相剛正渾厚而於交親仁以盡至朝廷事不可屈撓以私據理道論是非不辨正不已推賢引能急於家事以誠待

人無所疑而知人常不誤司馬溫公方與執政忤而公言溫公代已為樞密副使至於宰相又薦之神宗亦可之曰卿度光來乎朕當亟召力引吳正憲公忠諒可任大事宣撫陝西首薦今左右丞相為判官常舉布衣王安國能辭章程頗有經行士大夫出其門多知名天下初進士科擢速公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才實勞最躡衆人指期為卿輔殆亡所謂自是始議間年一貢士而殺其恩嘉祐中與陳秀公議茶法官不失常課刑辟歲

省數千人又言差役病民最甚宜畀上農及官戶單丁
女戶簿率錢募衙前吏凡不可募者存鄉戶則上戶免
服役而游手之民得以應募有業矣英宗未果行至熙
寧初申講前議及溫公建言一用差法詔訪利害公曰
臣初議謂衙前可募其後乃并及他役所募既廣遂率
錢及下戶且多取羨數以今所宜第除羨數免下戶錢
惠澤周矣因條六事與溫公議公皆參取焉公前此於
溫公疎外中援其賢及議朝廷事自守不奪所見乃如

此又建言官制錯謬如近臣乃兼判中書門下省細務
多關決二府恩大政祖宗方耘耬天下襲唐季未及更
宜早論定其後神宗改官制約用六典多如公所陳者
將歿尤上書懇惻言天下事所臨六州皆生立祠聞訃
有巷哭者公撫養孤貧雖旁宗疎屬皆仰嫁娶衣食賙
門生故吏之不能自存者俸祿無所餘娶范魯公質之
曾孫女先公而亡追封韓國夫人子宗師今為朝散大
夫女適進士范紳早卒以恩追封仙居縣君孫男二人

瑜承事郎璧假承事郎有文集八十卷奏議四十五卷
內外制宣撫經制錄治平會錄總二十二卷藏於家嗚
呼如公斯可謂大臣矣銘曰

韓出姬姓 同源異譜 支裔綿延 高曾北土

及陳公喪 始南葬許 烈考忠憲 仁宗作輔

美成之宮 肖像左廡 公於四朝 忠孝文武

內長臣工 外奮師旅 為民作防 為國除蠱

他人之為 芬葩綺組 公一乃心 忠信是與

匪家惟邦

匪身惟主

公於夸強

弗僂弗俯

公於竒窮

弗震弗侮

義愆公違

義合公處

正邪睽乖

其猶寒暑

卒遂其守

以戴堯禹

凡公德功

辨莫能數

刻銘斯碑

詒示來古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一

宋杜大珪編

全卷原闕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二

宋杜大珪編

吳武安公功績記

明庭傑

庭傑與顯謨馮康國元通大學同舍最久前此元通
自東南還蜀庭傑偶相際集盤礴決旬出聖上親筆
付元通詔吳侯云朕以卿提大軍獨當一面道路遼
遠奏報難盡曲折昨遣范直方至卿所計議終恐迹
疎不能詳悉馮康國每在朕前屢陳卿忠義體國卿

亦素知康國之為人因其之官遣與卿相見應闕
陝事宜規畫措置財用匱乏量度節省及講究屯
田以便糴買之類已丁寧康國與卿面議想卿必
能體朕至意每有所處可一一開具奏來付吳玠
庭傑伏讀再四方知聖天子灼見元通吳侯果相
知之深也適者元通抵少城摠茶馬吳侯已薨元
通邀子相聚累日語及吳侯云亡因出其在宣司
日記吳侯功績甚詳令庭傑為之記謹拜手而書

曰吳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干曾祖謙太子太保祖遂太子太傅父宸少保三世皆以義烈聞侯少沈毅尚氣節長於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緣釁戰立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浙西賊方臘破其衆擒酋長一人又破河北賊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一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追北斬首百四十有六轉秉義郎擢本路第十二副

將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
關洛索殘長安鼓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決旬降
秦州垂頭熙河隴右大震熙帥張深遣偏將軍劉
惟輔摠銳兵三千禦敵金人前軍逾鞏州惟輔留
軍熟羊城以精騎千八百人夜逾新店敵恃勝不
虞黎明軍墮伏中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風大王洞
胷屠馬足下羅索失勢遁走深更遣隴右都護張
巖以兵繼進巖趨鳳翔戰五馬坡下兵敗死之惟

輔自鳳翔石鼻寨遁歸熙州經制司統領劉彥希
棄鳳翔歸曲端端斬以徇端與侯大兵屯北原堅
壁不動金人謀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侯以前
軍禦敵侯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轉武義郎涇
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冬以本道兵復華州城
破命將士無殺掠民皆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
史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軌侯進兵夜襲
其城出戰斬其首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熙河路

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羅索以衆數
萬攻麻亭侯逆戰於彭店士殊死鬪殺傷過當而
曲端劾侯違節制降武顯大夫論者不直未幾復
故官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兼權知永
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司公事進復長安轉右武大
夫忠州防禦使先是侯與曲端起兵涇原招流民
潰卒捍禦金兵所過人供糧秣道不拾遺猛士如
林甲兵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嘗敗

血敵稍北退守河東不敢逾河飲馬時朝廷遣樞
密張和公董帥川陝許以便宜不從中覆樞密移
檄諸路將臣與敵大戰召端與侯問籌策端云平
原易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皆習戰須教士十
年然後可以大舉侯云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
敵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嵯峨之險
占關輔之勢彼雖強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宣幕僚
佐一以為迂緩一以為怯懦置其言而不用棄其

人而弗親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
侯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
高阜制敵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又前臨
葦澤非鐵騎所宜都不聽既而敵驟至囊土逾澤以薄
吾營王師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獨整衆保散關
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進屯漢
中以守巴蜀侯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
瞰雍甸彼懼吾襲其虛躡其後保蜀良策也越明年改

元紹興春三月金國皇姪摩哩郎君率銳兵犯原上期
必取而後進侯擊敗之真拜忠州防禦使夏五月摩哩
及呼紐郎君馬五太師耿太師復會列將烏嚕貝勒使
二將由階成出大散關先至侯與戰三日連勝而沒立
方攻箭箬關侯遣麾下擊退不使與二將合分兵掩襲
兩皆潰去轉明州觀察使誥詞云朕以經理二陝付之
樞臣奉將天威式遏亂畧非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相與戮力盡忠內撫外禦則戡定之期未可歲月冀虜

功來奏懋賞是宜忠州防禦使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
步軍都總管吳玠材氣不羸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
騰聲關隴之間比者擢帥涇原盡護諸將岐下之戰尤
為雋功獲其首豪醜類折北是用酬其多捷陟以廉軍
夫雄職美官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奮爾烈朕無愛
焉可特授前件官未幾丁母劉氏嘉國夫人憂起復尋
兼陝西諸路都統誥詞云孝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
國爾忘家者人臣之彝憲而况分閫外之寄統諸路之

師淬勵以須枕戈待旦其可以親喪廢乎觀察使吳玠
比以功伐寢階顯榮却敵有沈果之機馭軍適威愛之
濟戰多由率懋賞既行遽深風木之悲方治金革之事
矧臨敵忌於易將而軍制庸於舊情其安厥常無曠爾
職苟能揚名於世以顯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爾其
勉哉可特授陝西諸路都統制金兵自破契丹以來徃
於常勝至是與侯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
太子會諸道兵及正甲女真數萬人造浮梁跨渭水自

寶鷄連三十里疊石為城與侯拒戰侯指授諸將選勁
弓強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敵稍却則以奇兵乘險據
隘橫攻夾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且走侯遣麾下伏神
全峪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敵潰俘其都將揚阿克貝
勒及酋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
十餘里獲鎧甲數萬計乘夜併兵劫敵大寨四太子全
軍陷沒斃殺殆盡幾獲四太子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
差中使任充齋詔就賜云兵勢無前用兼必勝之將王

靈克布允繫敵愾之威眷我虎臣時獻戎捷受盡護諸
將之任當兼摠兩帥之雄控臨要衝遏制侵軼永念雍
州之域久罹荐食之菑屬敵勢之方張勵兵鋒而益倍
陰設竒伏躬率啓行俘當戶之衆首殄引弓之羣醜威
聲遐暢凱奏上聞班勞策勲敢後醜庸之典建牙擁節
益隆制閫之權肆衍戶租仍加真食並頒徽數式示眷
懷於戲迪果毅於戎昭盍申威於武備乘戰勝之勇氣
用恢復於故疆佇卒爪牙之功行賜山河之誓勉恭乃

事圖報異恩可特授鎮西軍節度使陝西諸路都統制
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紹興二年
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度興文龍州賊久窺蜀必欲以
竒取之皇弟薩里罕與四太子懲前日之敗不敢窺和
尚原紹興三年春裒其兵三十萬又盡發諸路簽軍聲
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侯亟
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閭徑趨
金洋先以黃柑數百枚犒賊帥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

今日決戰各忠所事薩里罕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
來何速耶不敢遽進盤桓累日侯得以其暇治饒風嶺
寨柵方據要險而敵已麾中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上
凡六晝夜敵皆敗衄薩里罕大怒斬其千戶貝勒十數
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軍後斷侯歸
路侯按兵乘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侯曰敵掃地而
來去國遠鬪而死傷大半吾以全軍扼其吭蜀可無憂
侯遂為清野之謀分屯諸將示以擣虛之勢敵便旋中

梁山浹月一夕潛遁薩里罕歸乃服侯善用兵勢不能
破則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知勇之奇
甲兵之強公宜相時而動侯復書云玠謹白金國都統
足下遠蒙示書具審雅懷士各有主不容緘嘿彼已之
情不通空自猜貳無復平定時也輒攄寫悃幅用答雅
貺惟足下諒之夫中外異域君臣異分此天下大義古
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傳記數千百年以來
凡竊名號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上率不旋踵夷滅無

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我
太祖皇帝挺生五季遭時昏亂堅守臣節委質柴氏仗
順討逆功塞宇宙屬世宗棄代歷數有歸百萬之衆懽
呼擁戴不得已而君之不殺一士不墮一城此與堯舜
何異哉深仁厚德布護涵養行三百年民至老死不識
干戈上下狃習武備不修士器不備盜賊乘之郡縣瓦
解至今五六年而未定此蓋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其
道也而謂金國威德之盛甲兵之強能至是乎且金國

行師戰勝得志亦有由也陷城破邑縱士剽掠恣其所
取卒徒貪得鼓勇爭奮勝則勝矣而殺傷殘賊變動和
氣亦已甚矣以此用士利盡則士不可使以此決戰財
殫則戰不可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遭焚燒者十不
存一二耕農失業商賈流亡餓死者相枕藉所謂財利
何有哉竊憂足下之士自是不可使足下之戰自是
不可以必足下亦可以少休哉乃復聚青徐之壤掖扶
斗筲之子俾半擁虛器彼劉豫者嘗北面本朝備位臺

察負上皇拔擢之恩臨難畏懦不能以死報國而乘便
抵間僥倖非望三尺童子皆知鄙棄而唾罵之其尚何
顏面以視聽於天地之間望天下歸之耶然金國既剪
我宗社又挑豫賊以臣反君顧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金
國盡掃除之矣而欲以靖亂不知適所以召亂也主上
聰明孝友慈仁恭儉聞於天下始奉使金國不能留暨
京師變故適從兵藩閫謳歌攸屬嗣位應天實太祖興
王之地天意昭昭可見矣維揚之役大兵奄至倉皇無

備中外失色然大駕南下橫衝風濤幾數千里如行衽
席廝役之卒無一不備而金國之士流離沈溺者過半
此足以見天之不棄趙氏卒欲安全之也今乾象清明
星緯順行隆冬屆寒日星溫晏陽盛陰剝此中國之福
民心日以固士氣日以振太平可指日而俟以金國之
衆自稱多材豈無深明天道而不知審擇取舍安定天
下尚為前之紛紛果何為耶往者契丹與中國約為兄
弟駢駢相要天日是誓价使往來絡繹於道兩朝赤子

實便安之而我內邪人之謀忽棄載書墜失大信故上天薄罰降此蓄戾然核其禍端窮其亂源鼓作交鬪金國與有力焉今聞契丹仇怨金國深入骨髓渤海奚霫從而和之將會召豪英糾集族類借援中朝南北通歡復循舊盟并力合勢以逞憾於金國金國之兵暴露戰鬪淹閱歲時力疲氣衰腹背受敵足下能保必勝乎閤機會殞威名墮成功蔓後患資天下萬世口舌之士詆薄姍笑金國獨何取也玠世為宋臣食趙氏之祿孕子

育孫於中原之地倘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
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玠豈苟得忘恥見利忘義者耶
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為足下惜之春律方初萬彙熙
泰逝去墳墓羈遊萬里之遠軍中倥傯頗復樂否更冀
加謹眠食養以新春和平之福玠白薩里罕得書大不
平日與諸將熟議攻玠朝廷加侯檢校少保充利州階
成鳳制置使紹興四年春二月賊復大入薩里罕四太
子蓄忿日久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

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為招
撫使召諸路簽軍列屯寶鷄綿亘數百里進攻鐵山鑿
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上立大柵下瞰侯營循嶺東下
直攻侯軍侯自以萬人當其前侯弟總管吳璘由七方
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聞之與皇
弟郎君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平野柴
對壘劄連珠硬砦數十座又來侯營前立砲數十座擊
我營侯令營中併發神臂弓飛大砲斃敵無數統制官

田晟摠兵深入追敵敵又發生兵萬餘擊營左侯分兵力戰却之敵不住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前搭城身侯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倒敵怒縛虛棚戰樓別遣大貝勒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侯令統制官楊政領長槍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斷敵又遣二貝勒摠正甲金人二萬夾攻柵兩肋吳璘左右遮護血戰殺敵皆引去薩里罕駐馬四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只攻侯營允方一樓子自寅至午危甚姚

仲馬統領只在樓上酣鬪樓已傾側仲以絹為繩拽使復正敵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滅火敵布神臂弓東嶺下侯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敵去即遣王萬年劉鈐轄濬水王武宣贊分紫白旗入敵敵奔潰抵夜侯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即斂兵宵遁殺死千戶萬戶甲軍萬餘得傍牌袞槍金鼓旗幟數千件左軍統制張彥夜劫敵橫川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侯又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

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馬旗幟無數侯
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上聞之嘉嘆賜以親札云史
謂趙充國沈勇有大畧其用兵以全師保勝為策乃漢
中興良將也朕嘗思其人以濟大業及見宣撫司奏金
人擁大兵而來有吞噬四川之心卿能保關克敵挫彼
虎狼之銳而壯朕興復之威非謀以濟勇能若是耶朕
之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遠不得撫卿背而慰朕心也
更在不驕其志益厲軍情則所謂濟朕莫大之業者非

卿而誰已降親筆除卿宣撫使及繼以朕所御戰袍器
甲等物賜卿想已必達今朝廷見議賞典先飛此數字
聊寫朕懷金人久不得志則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為久
留計自是不敢輕動侯以熙河經略司關師古自洮泯
領選鋒統制李進前軍統制王師古後軍統制戴越打
糧河州襲大潭縣掩骨谷鎮敵慕洧拔寨去師古由殺
馬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園子谷深入敵境至石要嶺
忽遇金敵大兵一戰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慚懼悉

還兵宣司隻身往降金侯愛此軍忠義無一人一騎從
師古叛者撫存勞徠捐其家財厚資給之兩軍既合中
外一心失一匹夫於師古得萬貔貅於行陣侯由此兵
精甚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撫副使秋七月朝廷錄
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侯
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靜
難軍侯與金兵對壘交戰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
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惟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官節

浮費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
廢堰廣溉民田復業數萬朝廷嘉之璽書褒賞七年冬
敵廢劉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謂不然策其將去
已而果然和議成上以侯功高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
司四川宣撫使而侯已病自以賞過功固辭優詔不許
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惻然憂之命成都
守胡世將訪蜀善醫者治其疾又馳國醫往視未至而
侯以六月己巳薨於軍享年四十七己亥遺表聞上震

悼輟視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其弟璘奉喪葬於德順
軍水洛城十一月戊申上念功不已賜錢三十萬擢璘
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慰恤其家侯能撫士卒同其
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人効死如建炎二年
曲端屯麻務鎮督戰侯遣列校三百七十餘人於大谷
比較嶺迎戰矢石未交望風奔潰伏匿山谷四年侯招
兵秦鳳前三百七十餘人出赴招安侯問訊再三搜索
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人悉斬於遠亭下

去秦州十里士卒股慄自是出戰人皆効死至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坐右日誦七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略無少吝其歿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三子拱右武郎扶藹皆為文官承奉郎以經史自娛庭傑嘗試論之曰漢皇甫規張奐皆生長山西應賢良中高選規以詩易傳授門弟子三百餘人奐著尚書難疑三十餘萬言以垂世設

教二公尚棄文就武俱任度遼將軍破強敵以千萬計
觀規自布衣時以西羌深入上書願假近邊無用坐食
之兵五千使規為將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納降吳每言
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誅滅強敵嘻此皆前輩豪俊語
邇者天子知元通與吳侯相知之深想吳侯諸子必皆
稔聞今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會晤吳侯家二朝奉當
語之曰山西出將二公家世邊人將門出將二公奕世
將種大丈夫當用長槍大劍定天下安用從文官學美

筆墨耶元通曰然後民論議極有補於世當併為我書
於吳侯傳末云宣撫司薦士明庭傑記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三 宋杜大珪編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

趙雄

上繼祚之十五年威行德孚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畏服
罔不願為臣妾上益勵精行健冀大有為聞鼓鼙而思
勳臣於昕夕不忘乃二月甲午制曰韓世忠感會風雲
功冠諸將可特賜諡忠武蓋太師韓蘄王之薨之葬至

是已二十有六年而褒崇益光遂與漢丞相亮唐汾陽
王子儀同謚宸奎內出不由有司中外偉之時王子彥
古方居斲國夫人憂聞詔感泣繼血即拜疏謝又拜疏
請曰草土臣彥古謹昧死言臣之先臣世忠發身戎行
逮事徽宗欽宗皆著顯效暨委質太上皇帝自大元帥
霸府洪濟於中興始終實備大任仰憑宗社威靈與太
上皇帝廟謨神筭摧勅敵如拉朽芟劇盜如刈菅大戰
數十小戰數百豐功盛烈光照古今不幸早棄明時亦

既積年陛下憫念勲勞固嘗爵以真王錫之美謚獨墓
道之石無名與文惟陛下哀矜究此光寵豈獨諸孤顯
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天子曰嗚呼惟乃父
世忠自建炎中興實資佐命式定王國時惟元勲予其
可忘乃親御翰墨大書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勲之碑翌
日朝諸將於凌虛閣特詔彥古戎服入見面賜御書俾
冠於碑首顧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於帝室今彥古亦
克有志世其家予惟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

諸將感激奮躍益知國家之不負臣下也忠孝之不可以不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彥古亦再拜泣而出既又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雄以謂聖主褒崇元臣茲事體大顧末學弗稱且祖諱與王名謚適同尋上書懇辭上遽批出畧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雄於是惶恐奉詔謹拜手稽首上故太師蘄忠武王遺事曰王諱世忠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古列國後為秦所併子孫自韓原渡河散

居延安以國為姓故王世為延安人曾祖諱則居鄉以
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沒有異人指
其所葬地曰代代當生公侯後以王貴贈太師楚國公
曾祖妣郝氏吳國夫人祖諱廣考諱慶皆贈太師秦陳
二國公祖妣高氏妣賀氏冀楚二國夫人楚國生五丈
夫子王其季也始娠之夕有光芒出屋間鄉鄰以為火
各具綆缶馳救至則聞王生皆異焉就襁褓輒流瞬瞬
則目光如電楚國游驚而心竒之少長風骨偉岸尚氣

節能屈西邊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敢出氣則爭
為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輒為償負者後聞亟持所
償愧謝里俗為之一變有冤抑不以謁郡縣而謁諸王
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寨姻家會飲日已
夕而關閉王怒以臂拉門關鍵應手而斷旦視之其木
蓋兩拱餘闕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鄉州挽強弓
一百斤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二郎山峭壁間觀者
膽裂同列無一人敢繼者軍府校藝獨用鐵胎弓所向

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此時崇寧四年也屬四方多事王每聞邊遁至輒上馬或不俟鞍而奮喜與交遊痛飲資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謁酒肆貫酒期於戰獲幣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銀州之役將從党萬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齷齪自守陳公竒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主將擲首陣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次蒿平嶺王

與黨萬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間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卻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俘者為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烏葉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經略司圖上其事且乞優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勢家子有所增飾止許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蒂當時識者知王器量宏遠矣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敵據有之延慶令王守北門王夜縋城

而上斬二級割護城種以獻繼逢敵於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闕進義副尉至臧底河又斬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吏民自浙河東西至於江南毒流蓋千餘里南方素無兵備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潦道不通賊掩至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辨論不少屈淵曰汝雖能言

願聞必勝之說王為調一二且請以所部邀擊淵命取
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選敢勇二十餘人
伏堰橋傍須臾伏發賊衆大亂王追至淵舟前斬首數
級師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真萬人敵盡以所隨白金罷
賞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堰橋為得勝橋云
時天下忘戰日久盜起倉卒天子宵旰南顧詔能得渠
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窮追至睦之清溪洞賊根據
巖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間問

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榛棘嶽崎越險數里
擣其巢穴縛偽八大王格殺數人臘遂就擒併俘以出
辛興宗後至領兵截洞口掠王俘以為己功故王不受
上賞別帥楊維忠還闕少伸其事但超轉承節郎朝廷
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
沱河獨與蘇格等五騎俱逢敵騎二千餘從者失色王
遣五騎列於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
者王即命艤舟河岸約曰敵奔即鼓噪助聲勢王乃獨

躍馬薄敵回折自如敵疑之分為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噪如約敵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從王淵討捕所在摧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又破湯村強盜累奇功轉秉義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聚衆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餘黨悉平臨沂賊武翦衆數萬戰於韓王店又平之沂州賊徐進衆五萬而官軍不滿

五千王止以衙兵五十餘薄賊誅馘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鼓山賊劉大郎望仙山賊高托山集路山賊賈進莒賊徐大郎衆皆不下萬人大者或跨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殺獲東海賊張夔等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東諸盜悉平轉武節郎欽宗即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漫不顧以為他盜王說曰今之來者金兵耳願公速整行陣為護河計河一失守宗社玷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

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為紅巾賊不設備及敵進迫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既失主帥數萬之衆皆潰敵騎大至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槍奮躍而前所嚮披靡敵嘆異小却即潰圍出殿諸軍焚橋而歸至京師欽宗聞王勇冠軍召對便殿且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為統領屬金人許割三鎮

而還王淵為河北總管辟王為先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留守宣撫使李綱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人物魁梧武騎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為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亡復噍類山東復擾王以成將寓大名雅為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

淄河以軍分為四隊布鐵蒺藜窒歸路令曰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為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襲賊砦賊既驚擾旦而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伏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上馬趨之矢石兩下臂指吻鼻中四鎌王怒折筈披弓拔刃徑前殺為首者六人賊衆又奔追至宿遷其衆尚萬餘謂已遠王不能及方擁所掠子女推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呼曰大軍來

矣速東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共功名賊自淄河破
膽皆跽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斗酒王下馬飲
啖輒盡衆莫敢動悉束手降黎明見王所部止此始悔
之而業已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
使將所降朝京師欽宗再錫對慰獎甚渥賜衣甲槍牌
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滹沱河真定失守
王知滹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蓋王淵云淵得王恃
以自固敵再入攻趙知王在焉攻益急粟單援絕孤城

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將三百人擣其營敵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敵來者始知大酋二都統是日被槍斃衆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野辟為前軍統制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敵縱兵逼城人心兇懼王據西王臺力戰敵稍却翌日再至而酋帥白馬三郎以衆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與賊遇即單騎突之斬首

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鬪敵衆遂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
老迎謁居民炷香夾道多感涕者於是還詣濟陽勸進
遂扈蹕如南京太上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
請移蹕長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始建御營以王為
左軍統制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昱等所嚮勦除
陞定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
鎮河朔卻朔馬之牧效著睢陽皆紀實也車駕幸維揚
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既破儀真

自金山以衆來降抵城而不解甲扈從者危懼王單騎
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衆遂解甲聽命李民
擁衆十萬亦既來降比至維揚復狼顧整厲器械詔王
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彥驅李民以
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衆屬
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賊盜時
敵再犯河雒王率敢死士戰於孝義橋所殺已數千人
而別將以後軍先退敵衆乘我王身被鏃如棘卒力戰

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
自是軍不復敗矣召還行在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
將軍承節帶御營統制如故未幾詔王領所部如山東
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
至有裨校段恩者亡至都下詭言王兵潰陷敵物情震
駭殿前統制苗傅劉正彥素蓄異心聞王陷沒無復忌
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數十人奉
太上居別宮凶焰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吳湛又陰與

同惡王在海上海聞變望闕慟哭舉酒酹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士卒亦皆慟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討亂與諸將環坐計未有所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之來此事必辦王至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為即日與浚定復辟之議乃先諸將啓行時道路譁言傳正彥謀挾乘輿以出中外洵懼王曰賊素知畏我我至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搜絕諸路郵置使偽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傳正彥矯制止王且

除節鉞王不受命會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
迎謁於郊頤浩問曰賊計無他虞乎王曰彼怙勢憑衆
脅取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
順討逆何為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國
夫人及二子質傳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會隆祐太
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傳給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
太尉何如傳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
人好為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

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陞揚國奉
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於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耳
揚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馳一日夜會王於嘉禾王見之
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知有建炎官家
安知有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兵益急傅等大懼遣
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御札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
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宗社終始可嘉卿
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王知脅求詔

旨非太上本意諭永載曰天子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
吾今以死決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即日復太上天明辟王
晨夜兼行承宣使張浚遣兵三千助王王顧所部或非
素所拊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艤家屬舟岸
下由是師徒登岸擊賊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
舌以重兵負山阻河為陣且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
行舟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戈令軍中曰今日
當以死報國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鬪轉至剪

刀山下賊以乘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刃徑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傳正彥自授江東制置使副提禁旅數萬以遁朝廷慮其遂逸去詔能生擒傳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入朝行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主辱臣死臣願受命縛此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去甌閩甚邇萬一寢成巢穴愈難撲滅臣請速除之未審聖意欲生致之耶抑函首以獻

也太上曰能殺之足矣王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宗社刷恥不然則臣為欺天殿前虎賁有宋金剛張小眼者號膂力王乞以從欲俾獲俘來王時所部纔數千人請止以所部行太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湛佐二叛為逆卿知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為衛王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擒以出門下兵衛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王世修同日伏誅王遂行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

軍都統制王兼程追襲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即解去
將趨上饒王恐其或滋蔓閩廣也徑自浦城捷出迎之
至漁梁驛與賊遇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
設伏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相約為應俄而接戰部將
李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陣馬彥溥馳救死之王挺槍徑
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彥及傅弟翊
遣所乞二虎賁護俘獻行宮斬於建康市師還至蔣山
太上遣中貴人賜金合茶藥并御書忠勇二字表王旗

幟詔曰餘杭之難卿首奮忠勇已破凶逆朕之復辟惟卿之功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制曰智略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師御前諸軍都統制烏珠入寇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尚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於烏珠烏珠遂自建康取宣城直至廣德徑趨

臨安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以舟師赴難未發烏珠
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勦
除使絕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
爪鷹李選太上賜札曰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
京口邀截歸路遽覽來奏及圖上方畧實契朕懷惟卿
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
所嘉嘆今以獲敵資財物帛盡與將士并降空名誥劄
二百道用資激賞烏珠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臯報

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合敵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
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名馬又不聽敵乃益兵儀真勢
接建康烏珠軍於南達蘭軍於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
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烏珠窘甚求打話王酬
答如響時於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敵見王整暇色
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
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烏珠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
王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懇而言不順王怒且罵引弓

將射之亟馳去敵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舟師中流鼓柁飄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以八面控扼生路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烏珠自割其額祭天幸風濤少休竊載而逃王謀知其謀悉舟師督戰會風弱帆緩敵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為番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此觀我虛實乃遣偏將蘇德以

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
先出廟兵繼出數日敵至果有五騎趨入廟廟中之伏
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
馬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即烏珠也是舉也烏
珠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
掠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比統帥舟師邀擊強敵忠勇之節遠近
所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有已

立功人早以功狀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朔馬飲江
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邀歸路
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遽聞殺獲甚衆言念忠勞不
忘嘉嘆未幾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
軍都統制時劇盜數起閩中荆湖震擾朝廷為出禁旅
遣辛金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慤等力
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太上乃除王福建江西荆湖
南北路宣撫副叅政孟庾以行賊范汝為據建安衆踰

十萬至僭造黃紅傘等王曰建居閩嶺上流使賊沿流而下則七郡皆血肉矣於是選輕銳航海徑趨福唐擁衆而上福帥迎謁且言賊方銳宜少休以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因酌酒以別師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師遂濟士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路埋巨木為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陷馬坑凡可以抗拒王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旗仆鼓舍正路俾各擇便利沿山塹溪

披踐榛棘遂達郡之鳳凰山繞出賊背下瞰城邑如在
井底火樓巨石天梯雲梯百道齊攻汝為震怖以謂從
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為竄身自焚回源洞中又有陸必
強葉鐵骨陸必先張弓手熊致遠等皆號賊驍將分兵
四劫而葉諒者別以一軍再寇邵武王悉擒斬之凡殺
賊衆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五百餘人士人之附
賊如施達謝嚮陸棠等皆械送行在所乃令軍人悉駐
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

牛穀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為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
貸遣建安之民自以為蒙更生家立生祠共刻其事於
石至今奉香火惟謹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為已就滅
亡遂釋朕南顧之憂其餘畸零賊黨并葉諒等想已招
捉惟務隨宜處置勿留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訊獲醜安
靖一方非特秋毫無犯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
將何以加諸朕始聞此喜而不寐是惟威愛兼得體我
至仁加惠斯民者也卿之勞苦實永朕懷王遂條奏江

西湖南羣寇要須以時平定乘勝撲滅勢若破竹詔從
之王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括蒼上饒徑至
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為神大驚
於是曹成馬友李宏等次第來降王悉分配諸軍即日
移師長沙山東賊白氈笠劉忠有衆數萬嘗與烏珠轉
戰頡頏而南據祁陽之白綿山自黥其額號花面獸山
險重複營柵相望凡一年莫敢櫻其鋒者王始至即欲
急擊之曰少延歲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庾不可曰功幸

已成而師勞若更趨白綿有如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
家利害世忠策之審矣非叅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
以獻庾不能奪王即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棋飲酒按
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
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謀知
賊中約以我字為號故所嚮不疑遂周覽營而出喜曰
此天賜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
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白絲山上戒曰賊必空

壘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既而賊以三萬人拒戰兵交自寅至巳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愕進退無所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斬忠於小舟傳首闕下下令敢掠子女者斬湖南遂平戰克之日與庾所期如合符契詔除太尉餘如故又賜札曰出師今將期歲以爾勞苦繫我憂冲比又李宏壞植劉忠敗績益張吾武震撓凶徒朕甚

嘉之且以防秋戒期狄怨是念卿其振旅來歸竭盡智
力以圖大功而後喜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三方大
上偉其功詔樞密院以功狀頒示內外諸將各務奮勵
共舉中興以光史冊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勇
鷙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
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鎮江
是歲烏珠與帥塔布伊爾合三路兵入寇騎兵自泗取
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塵覆飛鳥太上賜札曰覽卿平楚

之秦良用駭歎今敵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
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勵將士戮力勦
除此亦卿前日之所論奏也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
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朕所素知協濟艱難正在今日
切更多算以決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劉豫外挾強虜
驅率吾民遣兵東嚮觀其措意必欲圖危社稷人神所
共嫉覆載所不容卿為國大臣乃心王室忠憤之氣想
實同之今敵犯真滌已逼江上而建康諸渡舊為敵衝

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戮力一心以赴國家之急先
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朕雖不德無以
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
之恩永垂千載忠義之烈興言及此當體至懷王受詔
感泣曰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
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候彼步兵而王親提騎隊往
大儀以當淮泗之寇伐木為柵自斷歸路大會將佐曰
金人馬步分道並進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為社

稷憂諸君奮忠義以報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以拔橋斷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饗士俟戰士皆感奮氣自百倍會朝廷遣魏良臣使敵至維揚王置酒送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臣竊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嚴鼓之節則次第起擊良臣至敵敵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

對烏珠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群酋厲兵秣
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彼騎過吾軍之東直
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吾軍旗與彼雜出敵軍亂
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敵全裝陷涂淖
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敵大半乞降餘
皆奔潰追殺數十里烏珠乘千里馬以遁積尸如丘垤
擒其驍將塔布伊爾女真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
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烏珠還泗上召

良臣詰責其責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至高郵亦遇敵兵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敵整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長等敵敗去俄而王至窮追於淮敵復大戰敗潰奔走相蹈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群臣入賀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賜札曰聞卿獨抗大敵勦殺敵人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甚慰朕望焉

珠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義徇國豈能
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衆俊偉如此朕深念卿躬
擐甲胄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惻痛切在躬
得卿來報頓釋朕懷初敵既傾國內侮朝廷過計有勸
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散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
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敵既潰敗王
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此舉為中興第
一除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南東路宣撫使鎮江

置司王在鎮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敵帥達蘭恥前敗覆以書幣來約戰王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之持橘茗為報報書畧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達蘭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顧望無敢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太上賜札曰昨因敵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慨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

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
前少保充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
置司兼節制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棘王
至則撫集流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
益振厲於是曩時煨燼瓦礫之場化為雄都會府隱然
為國長城矣劉豫間遣兵入寇每為王所攻卻生擒偽
知鎮淮軍王拱及食糧軍數百獻於朝是年敵又犯漣
水王迎擊殺其將孫統領追至金城時豫之銳卒盡屯

宿遷聖女墩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駕口軍既單
弱而敵援兵額哩頁索吉舍人踵至遂以背嵬輕騎五
百衝之為敵所圍王突圍拔衆以出復乘銳掩擊過落
馬湖五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揚旦暮且下會詔班
師王亟還道遇偽齊師劉猊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貝
勒鑿山水晶相會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烏珠
舉兵自河間與諸道會王結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
其軍大呼曰錦袍氈笠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

王王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敵衆暴尸三十里捷聞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力戰破敵俘獲彼軍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爽節宣深體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無

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
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崆陽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
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為應東人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
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為機不可失奏
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懇請誠切太上賜札
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深用嘉歎今疆場之
事以安靜為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信約卿其明
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而秦檜議和

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王上奏極論敵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於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剄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至彼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為基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其所奏益見忠誠雖古

名將亦何以過使朕竦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國朝軍政日修敵師屢衄於是陰謀沮撓吾事秦檜還自沙漠力勸太上屈已和戎銷兵罷將朝廷遣使交割河南境土敵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甚力自大臣宿將萬口阿附王獨慷慨章上以十數為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畧以謂敵情詭

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
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
之歸附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加卑屈深慮人
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際臣願效死
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不克
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藍公佐交割河
南地界別無符合誑賺朝廷雖以王爵處之未為過當
欲乞令供具委無反復文狀於朝以為後證如臣言虛

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寘典憲其言深切懇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赴闕面奏太上率優詔褒答其略曰卿勇冠世獨當一面國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力居多卿其保護來使無致踈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機會當即召卿衆方懷疑疆場事大正倚卿為重未可暫離軍中也其後敵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

國達蘭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
烏珠戕其叔達蘭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陛下定
弔民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即乞行罷免以明
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
下服王精識而尤檜益深焉烏珠既再陷三京又犯漣
水太上賜札曰金人復占據已割之地卿素蘊忠義相
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納招徠等事可極意便宜
措置若事體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加口破

敵直入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詔除少師餘官悉加恩慰勞敵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入寇水陸並進未及渡淮王與敵接戰於淮上又敗之因取劉冷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彼溺水不知其數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寨擒彼帥郭太師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公是年敵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浚之師與戰於鍾離弗克詔王

赴援敵別軍數萬屯定遠王遣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
戰數日烏珠中克敵弓以走其衆大潰遂奪鍾離捷聞
太上賜札曰聞卿親率將士與敵接戰追逼直至城下
敵馬一發奔潰過淮卿已復據州卿忠義之氣身先士
卒親過大敵嘉歎何已况卿前後所料敵情一一必中
今日善後之策更為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
極言爵賞之濫乞自今非破敵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
倖門時和議復成秦檜權力益盛異已者禍如發矢王

復危言苦諫以謂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於顛危其間
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
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北
使面議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
檜由是深怨於王已而盡撤邊備召諸大將還闕王及
張浚岳飛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巧間時
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不許除太傅
依前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奉

朝請其秋顯仁皇后鳳駕來歸王朝謁於臨平后以北
方獨聞王名特召至簾前曰此為韓相公耶慰問良久
其後賜餉無虛月明年進封潭國公十三年進封咸安
郡王十七年以郊恩改鎮南武安寧國之節太上數召
王同家人燕於苑中眷禮深篤數賜名馬寶劔其他賜
予勞問相踵然王老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乃上
表謝事策拜太師問疾之使肩摩轂擊於道於是悉召
故人列侯勉以忠義大節焚逋券百萬親視含襚曰吾

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於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三疾方革累詔宣醫診視計聞太上盡然為輟視朝贈通義郡王賻以內帑金帛各三千疋兩錫尚方名騾龍腦香以歛祔服用一品所以慰卹其家甚至遣勅使徐伸護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大葬於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嵩山之原有詔命中貴策祭於家又詔奉常貳卿較祭於都門外子孫次第進秩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揚國夫人茹氏秦國夫

人周氏蘄國夫人子男四人長曰彥直嘗任戶部尚書
今為大中大夫延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次曰彥樸
奉議郎直顯謨閣蚤世次曰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閣
知黃州次曰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
江府兼節制水軍今家居終蘄國之制女八人長適故
朝散郎通判饒州曹霑次適宣教郎馮用休次適宣教
郎知宣州寧國縣王萬脩次適從政郎劉莒次適宣教
郎宗正寺主簿胡南逢次適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

管佑神觀張子仁二人為黃冠孫男十七人曰挺奉議
郎太社令曰杖奉議郎直秘閣曰格宣教郎曰樞承務
郎曰松通仕郎曰相承事郎曰椿承務郎曰楷承奉郎
曰林將仕郎曰森曰休曰楫曰杰曰本曰梓曰樟孫女
八人一適將仕郎王大昌餘未行今天子乾道紀元之
四年有詔特追封蘄王又八年乃賜謚始王鼎貴嘗戒
戲下及其家人曰忠者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常
行抑亦所當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為諱

禮於吾君誦言誅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少屈北使為之沮戢性不喜便佞事關廟社必偃僕玉陛上流涕極言之雖不加文飾而誠意真切理致詳盡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為忤也秦檜用事遣中原人親屬還北中有戀國恩不忍去必械繫以送至謀遣趙榮王力爭曰榮不忘本朝以歸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弗聽岳飛之獄王不平以問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王艱然變色曰

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於時舉朝憚檜權力皆附離為自全計獨王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每建大議讜言家人危懼或乘間勸止王曰今明知其誤國乃畏禍苟同異時衆目豈可於太祖官家殿下喫鐵棒耶言雖質而旨深士君子至今傳之受人恩則生平不去心簽樞王淵識王於微時待遇絕等苗劉之亂淵首遇害王為請地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輕財嗜義家無宿儲或勸以治生淵曰國家官人以爵使祿足

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錐刀我何愛爵祿不為大賈富商
耶王敬服其言故握兵三十年未嘗為乾沒貿遷之私
上所錫賚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為之用太上高其義察
其廉特賜江東永豐圩田以給其子孫王復上書租賦
願與編戶同為勢家倡太上欲成其美從之優詔獎諭
雖厚撫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官一級則靳惜如肌
肉嘗謂將佐曰為國立功人臣常分吾所以使汝輩功
浮於賞者乃所以遺爾子孫也天日昭昭爵祿虛受終

必為禍他日為國爪牙尤當戒此舊制戰勝第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得至殺平人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諸帥保奏將士武功左右各有隊伍惟王所部須實有功乃奏終不以毫髮假人是以淮東一軍功最多而崇資者少城楚州與士同力役黃天蕩之戰揚國在行間親執桴鼓家楚州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遺以巾幘設樂大譙會俾為婦人妝以恥之其人往往感發自奮後多得其死力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

騎洞貫以習射狡狴之鑿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陣弓之
有克敵皆王遺法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
是也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
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以公王奉朝請尤能以道卷舒
絕口不言功名蓋自罷政居都城高卧十年杖屨幅巾
放意林泉壺觴間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
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群工列辟想
聞風采而不可見則相約於朝班望王眉宇而慰喜焉

至於外夷遠人幽閨婦女皆知有所謂韓郡王者歲時
輒相從訶王年幾安否以為天下重輕云而王終日澹
然獨好浮圖法自號清涼居士故雖權臣孔熾王最為
所忌嫉而能雍容始終蓋詩所謂明哲保身者屬纊之
際神爽益清冠佩脩然合掌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檜遣
中書吏韓城以危語脅諸孤令必辭諸孤亦緣王遺意
不敢屈勤君父上表懇免至再太上黽勉從之其始終
恩遇如此臣雄曰自起翦以來山西出將尚矣呼吸雷

風動搖山岳戰勝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班不絕於冊書至於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之所謂名將者山西蓋亡幾也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古名將者若諸葛亮郭子儀其庶幾乎王本山西之豪與起翦相望而其智謀忠義有過前脩無不及焉方逆傳滔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遂自海道徑還呂頤浩方以賊為憂王謂賊既取鐵券必無他慮頤浩又慮賊難勝王則深言逆順之理知其必勝於是頤浩計

乃決傳卒成擒至如中興之初倡議西都長安乘建瓴
之勢東向以圖中原朝議不從識者以為深恨及維揚
危急六飛南渡諸帥咸欲西趨岳鄂徑往長沙王獨以
謂今已失河北山東惟有淮浙號稱富實若又棄之更
有何地太上嘉納江左立國之謀於是乎始定臣雄嘗
待罪太史氏獲觀日歷所紀太上皇帝聖語甚詳最後
論戰論和章數十上皆算無遺策蓋所謂定大事決大
疑忠義稟於天資智謀出於人表視山西以勇略稱者

不可同年語矣是以太上清賜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而皇上特以忠武易名蓋以王為亮子儀之流惟二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德音鏗鑄天下傳誦世忠得此嘉獎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耶臣觀宣王中興如采芑江漢之詩所述蠻荆來威王國庶定等事雖以褒大方叔召虎之功然其任賢使能致此巍巍則宣王盛德之形容光明偉傑不可掩也臣願頗采周雅聲為銘詩以彰元勳以歌堯父舜子知人之明以稱明指顯耀韓

氏以昭示於億萬世其詞曰

昔在宣靖 崇極而傾 敵人不恭 神州盡驚

天地重開 真人龍翔 德業巍巍 周宣漢光

凡此中興 誰實佐命 繫時元勳 王國以定

元勳謂何 維師斬王 王奮山西 起翦之鄉

鐵胎之弓 悍馬長檠 方在童年 氣震山嶽

建事徽皇 至於欽宗 天下兵動 外阻內訌

王先戎行 是礫是剪 浙西山東 績用丕顯

霸府肇新 來乘風雲 掃清南都 大駕時巡

淮海之間 劇盜蝟起 解甲束戈 如父詔子

帝幸餘杭 王征徐方 逆臣乘虛 反易天常

賊虐樞臣 都城喋血 凶燄孔熾 震驚宸闕

王在海上 聞變號呼 凡爾衆士 今當糜軀

吾與羣凶 不共戴天 山川鬼神 實臨此言

舟師鼓行 雷動電擊 撓彼凶徒 裂膽褫魄

天位反正 乾清坤夷 生擒渠魁 梟首大達

有狡汝為 盜據富沙 流毒全閩 血人于牙

大江之西 重湖之南 蜂屯蟻結 虎猛狼貪

三方百城 地數千里 奪攘矯虔 聲勢相倚

當宁謀帥 宜莫如王 授以斧鉞 往搃其吭

覆其穴巢 鋤其根萌 閱歲未周 三方悉平

奔旗奔師 捷書相望 貸遣脅從 旌別善良

爾商爾財 我弛爾征 爾農爾田 我資爾耕

仁義之兵 弔伐是尚 帝有恩言 卿古名將

朔馬飲江 充叛以降 金陵不支 洵窺上邦

王整虎旅 邀截歸路 維敵雖強 望風震怖

海艦如雲 江之中流 北剽援兵 南屺歸舟

水戰陸攻 摧枯拉脆 殺傷莫數 俘獲萬計

酋帥小黠 僅脫其身 敵勢寢銷 皇威益信

敵猶不悛 纔數年期 傾國南侵 步騎分馳

厥黨成林 塵暗穹蒼 九重制詔 罪已如湯

王曰吁嗟 君父旰食 臣何生為 矢死報國

部分將佐 直趨淮壩 親室歸途 示無生還

妙算既定 奇計先施 聲言守江 已駐大儀

衆寡雖殊 我整彼亂 鐵騎紛呶 馬足俱斷

四面鏖擊 若降若屠 積骸為丘 洒血成渠

折馘獻俘 千里相踵 驍將數百 豈計輜重

偏裨在楚 亦以捷聞 王來窮追 敵師大奔

振旅凱歌 天子曰都 世忠忠勇 敵不足誅

江左人心 恃此寧謐 中興以來 武功第一

淮陽鍾離

莫非俊偉

生平戰多

竹帛莫紀

王屯極邊

志清中原

和議既諧

弛強鑠堅

王之論和

忠憤激烈

利害皎然

黑白區別

聖主俞之

權臣讎之

明哲令終

天實休之

孰不為將

孰不建功

動搖丘山

呼吸雷風

惟王天資

與勇將異

達以智謀

本以忠義

大疑大事

決於片詞

較彼起翦

王其過之

王起寒素

飯糗衣紵

出際盛時

蛟龍雲雨

解衣推食

言聽計行

任用不疑

天子之明

三鎮節旄

三事典策

報功惟優

天子之德

惟聖天子

使臣以禮

哀榮死生

福祿終始

重華神武

志大有為

眷言勲勞

恨不同時

真王啓封

貴窮人爵

忠武之謚

如葛如郭

八言袞襍

更瞻雲章

誰克有勲

上不汝忘

豐碑崑崙

億載有耀

凡百臣子

其思忠孝

名臣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三